

新詩組

優異獎

林志華

個人簡介

現在就讀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一年級生。17歲開始寫詩。喜歡貓的笨、拍一半的電影、舊的音樂和好的書。作品曾獲第32屆、33屆、34屆、35屆及36屆「青年文學獎」詩組及散文組獎項、2006年度「詩網絡詩獎」、2009年度浸會大學「徐訏文學獎」等。作品積壓，結集無期。



## 是天空很大，還是我的視線很短

‘The world is never quiet, even its silence eternally resounds with the same notes, in vibrations which escape our ears. As for those that we perceive, they carry sounds to us, occasionally a chord, never a melody.’ —Albert Camus

### 一、人與自然：異鄉人

#### ■ 麻雀和我

在冬季來臨之前，總是要下雨的  
午後，天空就一直懸著  
人群在懸著的格局裡行色匆匆  
架起的土地拱起來  
那弧線這樣正經地拱著  
以至我想細細聆聽  
看看能否覓得河畔柔軟的槳聲

但都已散開  
像我一樣散開後零零落落  
身體以外更多的位置也不再蕩漾

站在陰霾滿佈的公園  
一群麻雀朝我飛來  
彷彿我是一棵茂密的樹  
好讓牠們在大雨中稍歇  
此刻我竟看見手指冒出了鮮明的葉脈  
輕輕呼著氣  
牠們在四周不動聲息  
帶著默然的額頭盤旋著

樞檻空出的地方  
被釘上那些往外窺覷的眼神  
望廣廈拔長，低下來的天空  
努力著再爬高一點  
卻摔倒在我旁邊  
看見陳樸的村莊與我遠遠相望  
在伸手不及之處  
連綿的大地在眼前張開臂膀  
在我不習慣的視聽裡  
一切似乎都在變動

雨終於沙沙地下起來  
時而緩慢，時而隱隱遠去  
我卻無法抓住它們流淌著的方向  
或踱著步奔去

麻雀越過紀念廣場

牠們在我逼仄的觸覺裡羽翼漸豐  
這群倖免於難的小動物快將把我掏空  
尤其是在這個失憶的時代裡  
牠們欲飛欲留，左右穿插  
抹拭著這個城市過多的粉飾  
抹去了我拖長的背影

大雨滂沱的十二月打開  
一本漏字的書一點一點漏走  
如果集體回憶過後  
將帶著新的身份從白日走進黑夜  
就任由碼頭和我一起淹沒在海岸  
那些在城市裡熟睡的人  
我收集著他們的夢  
將那些突然消失的生命放置回來  
一個個排隊，一個個放好  
那叢鐵蘭生鏽的兇猛張牙舞爪  
干擾著我。大雨中的麻雀  
卻排著隊哭著  
一一回家

轉過紀念堂和文化中心  
打掃鐘聲的人挺立在雨中  
試著將一小塊春天圈在都市的田裡  
我敞開著，在一個廣袤的高度上  
不敢輕易交出自己  
我所以進來是為了尋找一個合適的姿態離開  
尋找一個合適的窗口放鬆自己放鬆別人  
許多行人都不喜歡撐傘  
雨圍繞著飛上飛下

他們被自己驅趕，來回游移  
 似乎處於難耐的恐慌  
 這群麻雀在我陌生的出口裡  
 向左向右，甚至突然間  
 在我面前潰敗了

一根紅色的燈柱埋入我處身的腹地

2

像木頭般順水飄流  
 彷彿我的故鄉途經我一般  
 沒有找到著落的地點  
 那群麻雀瑟縮著身子游移著  
 牠們指著胸口盤算去向  
 有的試圖展翅而去  
 有的已被淹沒在早到的雨季嗚咽著起飛  
 牠們提心吊膽  
 牠們成為這場雨的守獸  
 牠們受驚似的拍翅而起  
 牠們克制不住滿腔的原野  
 向我群衝而來  
 企圖衝破我眼前一片  
 白白的大霧

#### ■ 在同一個公園

想要飛走  
 一次不太流暢的飛行讓我一再背負所有細節  
 到哪個國度都一樣  
 走向海或走向大山

都一樣。大概還對自己有所依賴  
 每種顏色在情緒內變化  
 我使勁記憶、排遣顫抖  
 坐下來，長椅如果在水裡  
 天空是安靜的，那些魚看見的鳥是緩慢的  
 黃昏壓到最低  
 拼貼出越活越小的縮影  
 比劃不出這個空間有多大：  
 狹長的鐘點盤算著它的賬單  
 時刻在追一隻  
 零碎的落鳥

此前還在吃果子的人  
 慢慢讀報，搬動生活圈的桌椅迎候黃昏  
 坐在草地裡守秘密  
 聽一座沒有歲月的城市快速蒼老  
 不打算驚動誰，包括自己。  
 經過石化的樹叢  
 鳥兒的哮喘病發作  
 咳咳咳，多少興嘆浮在那裡變成了花  
 潮水般的饑餓洶湧而上  
 蕪雜的日子在那裡，生活在那裡

尋找夢見的麪包樹  
 多麼茂盛，但投入寂靜  
 自由的動物就會想起孤獨

整個世界味同嚼蠟地盛放著  
 外面的風景張貼起來燃燒  
 我帶來故地的圖像

搖晃上路的人走在障礙內  
 蹣跚爬過公園的草叢  
 許多說不完的斑駁日子描述著  
 七點鐘的紅天空  
 沒有差別有的顏色在我看來  
 蔥鬱但質樸。他們說伊甸園之東的玫瑰  
 不過是一場風雨下被打翻了的一些花花草草而已  
 它們生長起來是暴躁的  
 像那些人依賴著自己  
 只有荒蕪，卻冷漠而不朽

等到光線緩緩地低垂下來  
 這幅圖像就會睡眠  
 不可能告訴我那邊的近況  
 此時的公園那麼蒼老  
 沒有人走過它的肋骨，慢慢倒嚼  
 我以為，那些小鳥只是雕在那裡的

我的鳥飛走很多天了。  
 總在找一個家安放習慣  
 原本的形相都套不上去  
 種在房間裡的糖果樹像草  
 風吹得很甜  
 報紙比黃昏更橙色  
 只有一個甜蜜的影子擱在桌椅上  
 形容枯槁  
 餵著一座荒涼的鳥籠

## ■ 在生活裡的一天

這樣坐著看貓無所事事  
 就好像一個沒有鎖好門窗的主人  
 把房屋裝修得空無一物  
 躲起來從新認識一切  
 刻在身體上的那個無盡的網  
 隔得太開

我摸著牠，我受到呵護  
 躺出一團垂天之雲的貓舒展著過緊的關節  
 一座生命的堡壘被打撈上來  
 牠爬上我的肩復又笨笨墮下  
 我摸到牠瘦骨嶙峋的生活裡  
 結實的自由，在下腹積聚  
 牠竟也像我一樣浮躁  
 無法閱讀各自的  
 一些沉重，一些茫茫

早晨只有些噪音在粉紅著睜眼  
 閉眼：一部分被陽光吸收  
 另一部分滲進來像一場風雨中  
 曖昧的濕潤；百無聊賴的光  
 讓風吹得疲倦不已  
 那些被賦予狂妄的噪音  
 誓要淹過我  
 頂多只能再讀兩頁  
 這本小說緊縮成我無所適從的壓迫感  
 像靠著牆呼吸

我並不是一間乾淨的房間  
 只有一扇門，無力地，虛掩得很零亂  
 執意要讓整個自然搬到沙發上  
 如水般流過貓的胖小腹。  
 在客廳學著慢慢張開翅膀  
 起飛，向著涼爽的季节  
 從廚房的窗台衝進枯燥裡  
 還沒有長出生命的牆乾淨、白膩  
 彷彿背負了整座山  
 在睡眠裡繼續奔跑

雨天，選看一部長片  
 像在折磨整個已然下塌的壞天氣  
 有濕透的木頭或漿冒出來  
 將我們浮腫的每天定鏡  
 它們與秘密維持著相同的高度  
 靜靜開花，又在你面前慢慢凋謝

為甚麼夏天都鎖進了冰箱  
 讓房子繼續下鹹的雨？  
 很愚蠢，字幕不曾移動的黃昏  
 早已收結；我穿錯自己的鞋

不斷穿錯鞋的畫面不斷出現  
 還以為看著天空飛翔  
 站在窗子裡稍稍調低生活的濃度  
 就能知道自由的命題  
 視野逐漸朦朧化：  
 他們步行在上世紀的綠色石橋  
 從一片炭灰中走出去

落在字幕後無限瘋長的風色裡  
 直到停車場的上空  
 下起大雨  
 驚醒我的貓、洗淨煩躁

周圍沒有這樣清新過。

## 二、自然和人：局外人

### ■ 雲我

一直在尋找可以依傍的樹  
 抱著安靜的樹像抱著了一片樂土  
 可以睡成小孩的樣子  
 在樹梢上畫圈兒：  
 是天空很大，還是我的視線很短？  
 離開窗子去尋找翅膀  
 遠處低低的枝桠掛著雲  
 迷失但簡單；雲吃吃草，吃掉愚笨的壞天氣  
 百變的天空無法停留一下  
 自由在那裡沉默不語  
 遙不可及的咫尺是失散的光  
 一些皺褶，是草率的。

總覺得這樣的傷害太大  
 放開雙手緊握的紙條  
 寫下幽閉的地址後至今沒法找到  
 關於這樣一個地方  
 時刻都在發生破壞信念的故事  
 信以為真，找不到廣漠的野地和無所有之鄉

多少年來尋尋覓覓  
 只為了見證一個可恥的事實  
 它停在那個地方從未離開  
 爬上樹後一群敵對的鳥在為它默禱  
 彷彿在飛走之前也要讓我知道  
 因為拙於算術而只能想像的  
 那個「之間」

### ■ 夕

夕是涼薄的，片片如魚肉  
 剛切下來放在盤上透著冰涼  
 隨著晚色淺掉的一圈  
 身上這些夕，薄貼著皮膚  
 轉動透徹的光，鮮活而有生命。  
 有人從它身上走過  
 泛潮般弄濕了褲管、上衣、帽子  
 裡面的和更裡面的兩個世界  
 從每個人的身影上突出來  
 他們覺得夕陽紅得悲愴  
 突出的紅並不溫暖  
 縈繞著某些憂傷

天開始沉的時候，夕就沒了顏色  
 細緻描寫在身體之外  
 此時此刻殘陽倦得沒力  
 報時的燈光閃亮，綻出夕的彩繪  
 在石頭屋上，在鐵器動物上  
 溷濁和玄色涼薄涼薄。

我沒想到天黑了是這樣空虛  
 描得身邊每物陰影重重  
 屋內杯碟的邊上都有夕光存留  
 流動的燈火  
 是從電視溢出來的  
 汽車呼呼，雲霧烘著雲霧  
 不老的格局種在窗台上  
 凝出抑鬱的綠色  
 以日之名，吞沒了一切

### ■ 午睡以後

在午間，靜止的雕塑在世界中心  
 近乎茫然若失  
 好像一絲煩躁就足以把它擠破  
 另一邊雕刻的寧靜  
 是淺水的。人流湧向人流，都停下來  
 只恐怕這個下午之後  
 與另一個下午之間，離我太遠。  
 睡在水色的玻璃內  
 伸入瓶子  
 走進去像走進冰涼的睡眠  
 深入後非常狹窄  
 像一條水鰻看見那些色彩斑斕的泡泡維持著  
 他們的生命

撐著一把小小的傘  
 雨點安靜下來  
 一片苔蘚，那些發霉的門漬浸著  
 整個憂傷的春假

我的見聞在屋子鎖起的抽屜內含糊其辭  
穿過一堆塵垢  
動聽的音樂突破漸漸忘掉的身體  
終於放開  
一個更靜態的沉睡

聆聽得到  
他們的他們最後都噴發著硝煙  
淹沒在裡面。縫隙間勞動的生命損耗下去  
蜜蜂隊伍仍舊噤若寒蟬  
為無法進入疏濬之河而焦慮、失措  
那張掛了很久的油印畫  
一下子，覆水難收  
電視慢慢沉入水裡  
只能聽見  
我的臃腫極為明顯

### 三、自然短描：淪落人

#### ■ 秋天知道我

冷色雨夜  
塗抹口紅的廣告佈示租不出的單位  
站立的鐵幕退後  
二十碼像一種標記留在雨中  
讓水慢慢將它擦掉  
不留片鱗半爪

一口釘吃在榆樹上  
秋天掛掉了

快步躲入濕透的夜色  
被陰暗面吞嚥得  
很乏困

#### ■ 描面

生命在底層打領結  
爛橙子的日常  
微風在低處支吾  
重複的周次帶著凝滯  
出於群性地發鬧

所有可架設的描面均不深入  
單調找不出簡單的原因  
顧自旋轉

#### ■ 風色

濃湯的夜色不能排遣  
感冒沉積成丘  
放下盛具讓它渴望  
鏡光停留的地方  
漸次化無

漂鳥的遠方打滿了補丁  
隱約可見的零亂了然不惑  
關好憂傷的玻璃瓶  
不染一點塵

## 作家評語

**鄭愁予：**這是「組詩」，共分三章：「人與自然：異鄉人」、「自然和人：局外人」、「自然短描：論落人」。看起來是頗有結構性的詩作，然而讀罷作品，卻覺得這是一個拼圖遊戲，所謂「自然」云云，以及引用 CAMUS 的存在主義意味，與詩的整體表現都是片斷的、跳接的、未能形成長詩必須具有的脈絡。

第一章的「貓」就是敗筆「一群麻雀朝我飛來/彷彿我是一棵茂密的樹」，其實麻雀是人間鳥，只竚屋宇，不停樹木，所以全章的意像都少境界。之後的「貓」，從「一國垂天之雲」忽又是「瘦骨嶙峋」，造成非藝術的矛盾。還有是標題也不通，像「雲我」、「描面」，頗有造作的表現。然而，作者以一年八個月的時間完成這首詩，不乏美好有趣的句子或新穎的比喻，比起參選的短詩，仍多警句，像「自由的動物就會想起孤獨」、「遙不可乃的咫尺是失散的光」等。

**楊 澤：**展現強烈企圖心，卻也十分低調、冷調的一組長詩。

以大都會（香港？）冷漠的城市生活為背景，由外及內，由內及外，所見所書皆是一片艾略特式的現代荒原。

筆法深具電影感，在不同場景的流轉之間之中，意象繽紛，時有神來之筆，節奏則不脫一種低迴迷離的調性，大抵宛轉動人。

## 獲獎感言

有設題的寫作非常難寫，通常我寫詩是先有一個感覺然後再找「東西」去放置它們的，我不會把它們叫做甚麼或甚麼，因為我不知道將會寫成甚麼樣子。參加比賽要面對既定的限制是可以理解的，而我承認在設題的情況下要寫出自己心愛的作品，這一點也不容易。快七年了。還在練習寫詩，還在練習呼吸一首詩的所有好，一首詩的所有不好。這種練習大概不會完成，因為一旦重讀舊作，我就恨不得把它們毀掉，練習是沒完沒了的。自己從來不是一個耐煩的人，在腦子裡經營了很久的小說，最後因為厭煩打字而飛走了。大概沒有一種東西比寫詩更適合我的性格，但為甚麼要叫自己寫的一行行的字做「詩」呢？為甚麼寫好了之後就要揹著一個令人望而卻步的名字？